

乾隆皇帝與《滿文大藏經· 救護日食經》

林士鉉

國立臺北大學歷史系

提 要

《滿文大藏經》是乾隆皇帝最重視的文化事業之一，經文全是滿文，當時僅印刷十二套，流存至今者甚少。《滿文大藏經》原則上以漢文經典為繙譯底本，但也有不少經典尚不能確知是否存在對應的漢文本；經典數目與目錄所載不相同，實際收錄數目亦無定論，有些連頁數也不能確定。因此，此藏之譯刻過程及經文內容，今人所知仍十分有限。二〇〇二年，《滿文大藏經》於北京重印出版，外界始有機會較為全面、整體性地認識此部大藏。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原印本三十二函，又購藏二套重印本，提供學界便利的研究環境。

本文討論其中一部《救護日食經》即沒有對應的漢文經典，且筆者發現接續此經的，尚有另一部不見於目錄的《救護月食經》，茲就此現象考察《救護日食經》的譯編情形。考察結果確定此經譯於乾隆四十年閏十月二十四日（1775年12月16日），而是年曾出現兩次日食。乾隆皇帝不僅敕譯滿文《救護日食經》，又重新安排它在全藏中的位置，此事例具體反映他高度參與此藏的譯編過程；復參照當時的救護儀式及論旨，亦可證實日食現象對乾隆皇帝有著深刻的影響。

關鍵詞：乾隆、滿文大藏經、清文繙譯全藏經、日食經、月食經、日食救護

一、前言

《四庫全書》與《滿文大藏經》是乾隆皇帝一生中最重要的兩件文化事業，決定於其六十歲之後，奠基於大半生的學養基礎之上。¹《四庫全書》是「欽定」之作，《滿文大藏經》則冠以「御譯」之名，乾隆皇帝重視的程度，由此可見。後者尤其是滿洲文化的代表性成就，其繙譯、製作等特質，也是十八世紀滿洲文化的特質。《滿文大藏經》的內容組成、裝幀形式、畫像風格，乃至於字畫書寫刻工等要素，不但代表當時清宮佛經製作的藝術風格，也反映乾隆皇帝在宗教藝術方面的特殊品味；這個規模宏大的繙譯經典工程，還結合他的個人生活，及當時的政治文化。

然而，《滿文大藏經》由於當時只保存在少數寺院，終清一代亦未再有刻印記錄，因此原印本問世之後缺乏有系統的對勘、校釋。二〇〇二年，重印本據北京故宮現存《滿文大藏經》經板為主，輔以北京故宮及布達拉宮所藏原印本經函重印出版。²此舉不僅大致重現其完整面貌，也使今人較有機會突破過去的研究方法。在此之前，學者僅能據《滿文大藏經》目錄分析其內容體系，而不能著眼全藏探索相關經函、經文，進行比勘、考釋以發掘更豐富的歷史文化意涵。是故，本文試圖突破傳統單一經典的譯注工作，雖仍以單一經典《救護日食經》入手，然而進行跨函號比對經典，得以此例具體檢討《滿文大藏經》的目錄、譯編及製作過程。

關於本文的羅馬字母拼音方式，滿洲語文採用穆麟德夫（Paul Georg von Möllendorff）轉寫法；蒙古語文採用鮑培（Nicholas Poppe）轉寫法；以滿文拼寫的梵語、藏語，其羅馬拼音轉寫法並非通行的穆麟德夫轉寫法處理範圍，本文以來源語的拼音表示，即梵語以梵語的通行拼音法 IAST 轉寫系統表示，藏語以現行通

1 參見〈御製清文繙譯全藏經序〉：「若夫訂四庫全書，及以國語譯漢全藏經二事，胥舉於癸巳年六旬之後。既而悔之，恐難觀其成。越十餘載而全書成，茲未逮二十載，而所譯漢全藏經又畢藏。」序於乾隆五十五年二月初一日。收入《滿文大藏經》（又稱《清文繙譯全藏經》，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2），函1。

2 根據北京故宮研究員羅文華的說明，原雕經板共48,211塊，北京故宮現存尚可使用的有25,862塊；乾隆年間原刻經板保存於西華門內的清字經館；嘉慶四年（1799），經館改為乾隆實錄館，經板及內府經板一同移至午門五鳳樓。民國時期，歷史博物館成立之初，為開闢陳列室，將經板分藏午門外東朝房和太和門內東庫房內。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這批經板終歸故宮保管，存放在故宮西北角樓。參見羅文華，《龍袍與袈裟：清宮藏傳佛教文化考察》（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下冊，頁621。

用的藏文拼音法表示，採用 USLC 轉寫系統。³

二、從《滿文大藏經》目錄及相關問題談起

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三十二函《滿文大藏經》（《清文繙譯全藏經》），包括原一百八函之第一函，其卷首附滿蒙漢藏文四體〈御製序〉、工作人員〈名銜〉，以及〈御譯大藏經目錄〉，全藏並沒有獨立的「目錄函」。二〇〇二年，紫禁城出版社重印出版《滿文大藏經》因其來源及考量不同，另外製作「目錄函」；⁴因此，出版項寫作一百八函，實際出版則有一百九函。這是重印本與初印本形式上的主要差別之一。

目錄顯示了函號及經典名稱，未含有頁碼，共收入七百二十九部經典。近年法鼓佛教學院亦進行重印本《滿文大藏經》的整理研究，檢得「包括了三部未見於目錄中的經典，故收錄經典總數應有七百三十二部，非一般所謂的六百九十九部。」⁵可見校勘比對工作的必要性。然而實際收錄的經典數目尚不止如此，筆者初探即發現尚有第五十八函，頁一三九 b 至一四〇 a《咒三首經》亦未見於原目錄！此經由（唐）地婆訶羅譯，收入《大正新脩大藏經》第二十一冊（No. 1338）及《乾隆藏》（No.328）之中；目前所知此經僅有漢文本，其梵、藏文經題亦未見著錄。因此，是否仍有其他未編目的經典？而全藏究竟收入多少經典如此基本問題，仍待全盤檢查才有定論。

3 滿文拼寫的梵語、唐古特（西番、藏）語，其具體的書寫規則及字型可參見《欽定同文韻統》、《大藏全咒》、《五體清文鑑》，及胡進杉，〈第三輩章嘉呼圖克圖及其創製的滿文經咒新字〉，《中國藏學》，1996 年 1 期，頁 105-131。為統一經名音譯用字之體例，文中滿文佛經之漢譯亦將梵、藏、滿語經名，以漢字音譯方式呈現，並注明原文之意義；漢字音譯用字以《欽定同文韻統》為準則。至於經文主體，包括外來的佛教借用詞彙，因為均以「新滿文」書寫（按清代官方說法「新滿文」自清太宗天聰六年（1632）開始使用），而穆麟德夫（Paul Georg von Möllendorff）轉寫法仍是目前普遍通行之方法（為中央研究院、國立故宮博物院之資料庫著錄，及絕大部分的目錄、字典等出版品所使用），亦較適合一般滿文學習者閱讀理解「新滿文」，若遇有極少數書寫不規範或特殊情況則當注明表示，惟本佛經無此情況；且任何轉寫方法均不能取代原典，可參見文末之圖版。至於原典文本刻印效果雖稍有字跡不清楚之處，惟達礙閱讀的程度，個人情況不同；且為節省篇幅，除非文字過於模糊或因誤寫誤刻而有不易判斷之處，方予注明，亦可參考本文之轉寫進行判讀。

4 《滿文大藏經》原印本第一函現藏國立故宮博物院，內含目錄，可惜出版重印本時並未參考；另據北京故宮博物院圖書館研究員春花女士介紹，該館存在另一種單獨函裝之目錄。

5 這三部未編目的經典分別是：《滿文大藏經》，《勝莊嚴陀羅尼經》，函 66，頁 107a-107b；《穢跡金剛經》，同函，頁 425a-428b；《修行菩薩行門諸經》，函 72，頁 331b-365a。參見 Research Material for the Manchu Buddhist Canon, accessed January 4, 2014, <http://buddhistinformatics.ddbc.edu.tw/manchu/>.

本文討論的《救護日食經》，即包含另一部不見於目錄的佛經——《救護月食經》，詳後細論。

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胡進杉先生的研究，將主持譯經事業的章嘉呼圖克圖所建議的擇經、譯經原則，與《滿文大藏經·目錄》所列各經典，歸納比較之後可知：目錄所見七百二十九部經典，其中十三部譯自《藏文大藏經》，其餘七百一十六部出自乾隆三年（1738）雕造的漢文大藏經《乾隆藏》。此外，大乘經五大類（般若部、寶積部、大集部、華嚴部、涅槃部）並未全部繙譯，然而各部重要經典均已譯出；小乘阿含部四阿含的主要經典亦已譯出；律藏方面則僅譯小乘律。至於選擇性繙譯的原則：五大部外的重譯經，選擇流通較廣的漢譯本繙譯；「宋元入藏諸大小乘經」及「西土聖賢撰集」，偏重選擇密教經典及其儀軌和成就法；大小乘論藏均不繙譯；「此土著述」只選《釋迦譜》一種。⁶若再參見法鼓佛教學院編輯的各函細目，即顯示不少對應漢文版本不詳。⁷本文討論的《救護日食經》也是一部漢文本不詳的經典。

《滿文大藏經》的譯經原則是值得深入關注討論的課題。據清代內務府檔冊所載乾隆三十六年（1771）十二月十五日滿文奏摺，明白表示：「繙譯此甘珠爾經（滿文大藏經）時，雖視漢文甘珠爾（漢文大藏經）繙譯，因與西番（藏文）、蒙古、漢文經典校對，故視所得通經喇嘛、和尚，選擇後於譯經處（nomun i ba）行

6 胡進杉先生曾針對章嘉呼圖克圖所建議的擇經、譯經原則與《滿文大藏經·目錄》所示諸經比對檢討，析論詳實、精闢。章嘉的建議可見於《清實錄》：「又諭：大藏漢字經函刊行已久，而蒙古字經亦俱繙譯付鑄，惟清字經文尚未辦及，揆之闡教同文之義，實為闕略，因特開清字經館，簡派皇子、大臣於滿洲、蒙古人員內擇其通曉繙譯者，將藏經所有蒙古字、漢字兩種悉心校覈，按部繙作清文。並命章嘉國師董其事，每得一卷即令審正進呈，候朕裁定。今據章嘉國師奏稱：唐古忒甘珠爾經一百八部，俱係佛經，其丹珠爾經內，有額訥特珂克（印度）得道大喇嘛等，所傳經二百二十五部。至漢字甘珠爾經則西方喇嘛及中國僧人所撰，全行例入。今擬將大般若、大寶積、大集華嚴、大般涅槃、中阿含等經，及大乘律全部繙譯；其五大部支派等經八種，并小乘律，皆西土聖賢撰集。但內多重複，似應刪繁就簡。若大乘論、小乘論共三千六百七十六卷，乃後代祖師，在此土撰述，本非佛旨，無庸繙譯等語。所奏甚合體要，自應照擬辦理。」見《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926，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上甲戌，頁 456；另參見《乾隆朝上諭檔》，冊 7，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初十日，頁 282。胡進杉，〈乾隆宏願，法寶明珠——《清文全藏經》〉，《故宮文物月刊》，261 期（2003.12），頁 36-46。不過，根據上述章嘉提及「將藏經所有蒙古字、漢字兩種悉心校覈」，亦即將蒙古經典及漢文經典比勘、校對這個過程，目前似乎還沒有人關注這點，尚待進一步討論。

7 例如：函 51，《彌勒願文》（Manchu Canon No. 136）、《觀佛三昧經》（Manchu Canon No. 137），函 52，《救護日食經》（Manchu Canon No. 143），函 54，《大乘持齋經》（Manchu Canon No. 164）等等，參見 Catalog of the Manchu Buddhist Canon, accessed January 5, 2014, <http://buddhistinformatics.ddbc.edu.tw/manchu/catalog.php>.

走，由章嘉呼圖克圖辦理。」⁸ 此件檔案具體記載了譯經方法，為還原繙譯過程提供了線索。

《滿文大藏經》所錄諸經是否存有對應的漢、藏、蒙文本確實是考察繙譯過程的重要參照；而即使以漢文為底本，然而滿、漢文的內容是否一致，又是另一個問題。例如，第四十一函《維摩詰經》，據法鼓佛教學院判定滿文經文可對應「大正藏」第四七五號經典，即流傳最廣的鳩摩羅什譯本；但是筆者比對經文，滿文經文卻又有大量文句不見於鳩摩羅什所譯版本，其中原因尚待另文考釋。又例如，第四十函，目錄顯示有二部經典：《大般涅槃經》四十卷，⁹ 及《佛說方等般泥洹經》二卷，經葉邊款俱寫「涅槃經第二卷」，而這兩部經典都可稱作「涅槃經」，無法就邊框所示經名、頁數判斷。前者似分作四十二卷，題作「涅槃經」而不見後者《佛說方等般泥洹經》。是故法鼓佛教學院所編各函目錄，此函兩部佛經的經文內容目前無法確定，頁碼便無法斷定。頁碼不詳的經典還有不少，尚待處理。¹⁰

類似情況尚見第八十二函，目錄顯示收錄二部經典：《別譯雜阿含經》及《雜阿含經》，法鼓佛教學院目錄著錄作：「別譯雜阿含經 (Manchu Canon No. 570) (T.100)」、「雜阿含經 [title appears not in the margin of the text] (Manchu Canon No. 571) (T.101)」，已說明此種《雜阿含經》或為《大正藏》第一〇一號經典，然而不見於左右標示滿、漢文經名、卷數、頁碼的框欄之內；筆者檢查重印本《滿文大藏經》，可知該函滿文經文只有《別譯雜阿含經》，且末頁文句未完，似有缺頁。

總之，《滿文大藏經》目錄包含甚多課題，各別經典的譯編、刊刻實際情況亦尚有待考釋，惟有落實這些基礎工作，才能進一步確定繙譯特色。本文討論的《救護日食經》便是可供考察這些問題的一部經典。

8 《清代雍和宮檔案史料》，冊9，〈軍機處抄出福隆安等奏為招收繙譯《滿文大藏經》八旗生員事摺（滿漢文）〉，頁213-232。就滿文閱讀順序而言，頁碼應倒序進行。部分譯文另參章宏偉，〈《清文繙譯全藏經》書名、修書機構、繙譯刊刻時間考〉，《法鼓佛學學報》，2期（2008），頁311-355。本文資料豐富，綜合此前中文研究成果，主要探討《滿文大藏經》製作過程，內文多處徵引此件檔案。乾隆三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應為抄寫日期，原奏日期為十五日。此段滿文轉寫：damu ere g'anjur nomun be ubaliyambure de udu nikan g'anjur nomun be tuwame ubaliyambucibe, tubet monggo nikan nomun be tuwame acabure be dahame, nomun de hafuka lama, hūwašan be bahara be tuwame sonjofi, nomun i bade, yabubure babe janggiya kūtuku i baci icihiyaki。滿文 nomun i ba，意即「經典之處」，本文參考前引章宏偉之文，亦意譯作「譯經處」。

9 《滿文大藏經·大般涅槃經》收入於第三十九函及第四十函，共二函。

10 法鼓佛教學院《滿文大藏經》目錄含有漢文經名以及滿、藏文拼音轉寫之經名，並於漢文經名後標記滿文佛經序號 (Manchu Canon No.1-732) 及對應大正藏序號。見 *Catalog of the Manchu Buddhist Canon*, accessed January 5, 2014, <http://buddhistinformatics.dbc.edu.tw/manchu/catalog.php>.

三、《滿文大藏經·救護日食經》譯編現象

(一)《救護日食經》的內容

《救護日食經》滿文經名讀如：šun be jetere de hūlara nomun，意即：日食時候所念的經典。¹¹ 此經收於《滿文大藏經》第五十二函，一卷，經葉側邊框欄內寫有此經經名者，見於頁「上二十一」、「下二十一」；惟經文內容始於頁「下二十」（圖1）。法鼓佛教學院將此經編作第一四三號，並認定無對應漢文本。¹²

《救護日食經》是此函第三部經典，同函尚有《金剛經》、《心經》、《央掘魔羅經》、《菩薩內習六波羅蜜經》、《三昧弘道廣顯定意經》、《佛說明度五十校計經》、《無所有菩薩經》、《大法鼓經》、《月上女經》、《文殊師利問經》、《大方廣如來秘密藏經》、《大乘密嚴經》共十三部。此函經文末頁為「下五百五十七」。

《救護日食經》講述的日食現象是「羅睺羅（羅睺）阿修羅」¹³ 遮障「日天

11 本經稱作《救護日食經》，乃據《滿文大藏經》漢文目錄以及經文版框所示之「救護日食經」，法鼓佛教學院所製資料庫亦如是命名。經文中也說明此經於漢語讀作「救護日食經」（nikan gisun de, gio hū ži šī gīng.），且本文也說明了滿文經名的意思直譯作：「日食時候所念的經典」，蒙、藏文經名其意為「日經」，已足供對照、理解。某位匿名審查人提出「以滿文目錄為名」之意見，本文未便採用。

12 《救護日食經》可於法鼓佛學院網站下載閱讀：<http://buddhistinformatics.ddbc.edu.tw/manchu/images.php>（檢索日期：2014年1月5日）。

13 「羅睺羅阿修羅」，亦作「羅睺阿修羅」，滿文讀如：rahū（羅睺）asuri（阿修羅）han（王），其中 rahū 來自梵語 rāhu。rāhu 對音作「羅睺」，但是，據漢譯佛典傳統的習慣，「羅睺羅」與「羅睺」是通用的。《佛光大辭典》說明：「羅睺羅阿修羅，梵名 rāhuasura。略稱：羅睺阿修羅。四種阿修羅王之一。羅睺羅意為障月，以此阿修羅王與帝釋作戰時，手能執日月，障蔽其光，故有此名。」又《梵和大辭典》（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頁1127，rāhu：「羅睺」、「羅候」；意指惡魔之名、蝕、阿修羅王之名；而 rāhu-grasta 意指「羅睺障」、「羅睺（羅阿修羅王）捉持障蔽」。至於梵語 rāhula，乃世尊子之名，其讀音對應「羅睺羅」，但在漢譯佛經傳統中，亦可對應「羅睺」、「羅雲」等詞，以上參見《梵和大辭典》，頁1127。不惟漢譯佛經傳統如是，蒙文 raqu 一詞亦對應「羅睺」、「羅睺羅」，參見卓日格圖編，《漢藏蒙對照佛教辭典》（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頁468。據漢譯本《雜阿含經》第五八三號「月天子」故事之傳統譯法，將滿文 rahū asuri 譯作「羅睺羅阿修羅」。比對藏譯本、蒙古譯本，可知「羅睺羅阿修羅王」對應藏文：lha ma yin gyi dbaṅ po sgra gcan 'dzin，而藏文 sgra gcan 'dzin，即「羅睺羅」；亦對應蒙文 asuri-yin erketü raqu，可知滿文 rahū asuri han 構詞與蒙、藏文不同。感謝審查人指出滿漢文對音不同，故於此補充說明。

子」¹⁴ 的故事，篇幅不長，滿文轉寫如下：

enetkek gisun de, sū rya sū tra,¹⁵ tanggūt gisun de, ñi ma'i mdo,¹⁶ manju gisun de, šun be jetere de hūlara nomun,¹⁷ nikan gisun de, gio hū ži šī ging, uttu seme mini donjiha emu forgon de, fucihi sirawasdi hecen i dzida bujan anata bindadi i eiten be urgunjebure kūwaran de tembihebi, nergin de rahū asuri han, šun i enduri be daliha manggi, šun i enduri, jalan i wesihun fucihi be hing seme gūninafi irgebuhe gisun, eteme yongkiyafi colgoroko fucihi de dorolorongge, eiten dalibun be hūdun geterembureo, bi te dalibure jobolon de tušaha, hing sere unenggi gūnin i fucihi de dahambi, nergin de jalan i wesihun fucihi šun i enduri i jalin, rahū asuri han i baru irgebume wasimbuha hese, fucihi i jilan bireme jalan de akūnaha, bata be etehe ineku jihe wesihun de šun i enduri emgeri dahaha be dahame, rahū si hūdun subukini, eiten butu farhūn be efulefi elden genggiyen abkai untuhun de eldekini, rahū si ume dalire, hūdun šun i elden be dahūbukini, (20b/21a) nergin de rahū asuri han, uthai šun i enduri ci aljafi, da arbun dahūbufi, asuri han bimadzidara i jakade genefi mujilen elhe akū beye šurgeme funiyehe sehehun ilifi bederefi emu ergide tehe manggi, asuri han bimadzidara, rahū i baru irgebuhe gisun, rahū asuri si ai turgunde šun

14 本文依漢譯佛典傳統，使用「日天子」一詞，其對應滿文經文：šun (日) i (的) enduri (神)，意即「日神」。另據《佛光電子大辭典》：「三光天子指日天子、月天子、明星天子三者。《法華經》卷一序品即有名月天子、普賢天子、寶光天子、四大天王之記載。」又見《法華經玄贊》、《虛空藏菩薩神咒經》等。是故，漢譯佛經傳統使用「日天子」一詞，同理，「月天子」滿語讀如：biya (月) i (的) enduri (神)，意即「月神」，本文亦譯作「月天子」，且漢譯本《雜阿含經》第 583 號「月天子」故事，「月天子」一詞為各種目錄所載，無須譯作「月神」。《佛光電子大辭典》：<http://etext.fgs.org.tw/etext6/search-1-detail.asp?DINDEX=2024&DTITLE=%A4T%A5%FA%A4%D1%A4I> (檢索日期：2014 年 7 月 31 日)。進一步比對藏譯本、蒙古譯本，可知「日天子」對應藏文 lha'i bu ñi ma 及蒙古文 naran tngri-yin köbegün，「月天子」對應藏文 lha'i bu zla ba 及蒙古文 saran tngri-yin köbegün，故滿譯本譯作日神 šun i enduri、月神 biyai enduri 可謂是一種創新。感謝審查人指出「日天子」一詞滿漢文語義不同，故於此補充說明。

15 此經梵文經名為 sūrya (太陽) sūtra (經典)，意即：日經；滿洲阿禮嘎禮(滿文經咒新字)的表示法依音節分寫：sū rya sū tra。梵音之西番(唐古特、西藏)及漢文對音字形，尚可參見乾隆年間敕纂之《欽定同文韻統》卷一「天竺字母譜」、卷二「天竺音韻翻切配合十二字譜」等內容；另可參《新編大藏全咒》，冊 1，附錄二「梵藏漢拼音對照表」；胡進杉，〈第三輩章嘉呼圖克圖及其創製的滿文經咒新字〉，《中國藏學》，1996 年 1 期，頁 122-125。至於完整的滿、漢、蒙、藏文對應梵音的拼寫規則，參見《御製滿漢蒙古西番合璧阿禮嘎禮》，收入《滿漢蒙藏合璧大藏全咒》(北京：中國民族攝影藝術，1995)，冊 1。

16 此藏文經名應轉寫作：ñi ma'i mdo，意即：太陽的經典、日經；按《欽定同文韻統》對應書寫規則，ñi 之字型寫作𑖦，另見清高宗敕撰，《五體清文鑑》(北京：民族出版社，1957)，上冊，頁 6。此處滿洲阿禮嘎禮寫作𑖦(轉寫作 nī)，疑誤。

17 滿文經名轉寫：šun be jetere de hūlara nomun，意即：日食時候所念的經典。

ci aljahade, arbun giru yooni gūwaliyafi, geleme olhome mini jakade jihenī,
rahū asuri han jabume irgebuhe gisun, bi fucihi i irgebun be donjifi, aika šun ci
aljarakū oci, uju nadan ubu efujefi, eiten jobolon gosihon be alimbi sehe.

漢文繙譯如下：

印度（梵）語：蘇烏 喇鴉 蘇烏 答喇；¹⁸

西番（唐古特、西藏）語：泥 嘛依 哆；¹⁹

滿洲語：舒烏 恩／伯額／遮額 特額 呼額／德額／呼烏 喇阿 喇阿／儼鄂 穆烏 恩／。²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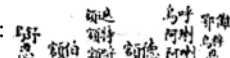
漢語：救護日食經。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²¹ 爾時，羅睺羅阿修羅
王²² 障日天子。時日天子誠思世尊而說偈曰：

18 「印度語」乃依滿文 enetkek（印度）gisun（語）一詞繙譯，即現在所謂梵語（Sanskrit）。此經梵語讀法，按《欽定同文韻統》所示讀如：驚鴉驚喇，漢文拼音順序為：由右至左，由上至下。內文限於版面，改以橫向書寫，未能如同原文顯示大小字號。

19 現代「西藏」一詞，滿文讀如：tanggūt（唐古特），漢文多對應寫作「西番」，故「西番語」亦指唐古特語、藏語。藏文經名 ñi ma'i mdo 對應的漢字為「泥 嘛依 哆」，可參見《欽定同文韻統》卷三「西番字母配合十四譜」，以及胡進杉，〈第三輩章嘉呼圖克圖及其創製的滿文經咒新字〉，頁 126-128。

20 根據乾隆年間滿漢對音拼寫法，如《十二字頭》（ma. juwan juwe uju）（收入《御製增訂清文鑑》）及《御製增訂清文鑑》、《御製滿珠蒙古漢字三合切音清文鑑》、《清漢對音字式》等所示規則，

šun be jetere de hūlara nomun 對應的漢文為：，漢文拼音順序為：由右至左，由上至下；內文限於版面，改以橫向書寫，以斜線符號「／」區別滿文單字。滿文及對音漢字：šu 舒烏 n 恩／ be 伯額／ je 遮額 te 特額 re 呼額／ de 德額／ hū 呼烏 la 喇阿 ra 喇阿／ no 儼鄂 mu 穆烏 n 恩／。

21 滿文經文 sirawasdi hecen i dzida bujan anata bindadi i eiten be urgunjebure kūwaran 是一個包含滿語、梵語的合成詞，此據漢譯佛典譯作：「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其中舍衛城 sirawasdi hecen，滿文 sirawasdi「舍衛」來自梵語 Śrāvastī，傳統漢譯佛典音寫作：舍衛、室羅筏、舍婆提、室羅伐悉底、舍衛國、舍衛（大城）、舍婆提城等，見荻原雲來編纂，《梵和大辭典》，頁 1355；滿文 hecen「城」為添加之字，表現 sirawasdi 之意。滿文「祇樹給孤獨園」dzida bujan anata bindadi i eiten be urgunjebure kūwaran，是梵語 Jetavana-anāthapindasyārāma 之音譯及意譯，由滿文 dzida bujan anata bindadi 與 eiten be urgunjebure kūwaran 二名詞構成，其中滿文 dzida bujan 對應梵語 Jeta-vana，滿文 dzida 對應梵語 Jeta，而梵語 vana 則以滿文 bujan 意譯；梵語 Jeta-vana 傳統漢譯佛典譯作：勝林、戰勝木、誓多林、逝多林、祇樹林、祇陀樹林、祇樹、逝多等等，見《梵和大辭典》，頁 508。滿文 anata bindadi 對應梵語 anāthapinda（anātha-piṇḍa-da），漢譯作：給孤、給孤獨，是為須達（Sudatta）長者之稱號；以此稱號為園林命名，即「給孤獨園」，源自梵語 anāthapindasyārāma，見《梵和大辭典》，頁 49；梵語包含 rama 一詞，意即悅可、使喜悅的，見《梵和大辭典》，頁 1116。滿文 eiten be urgunjebure kūwaran 一詞，直譯可作：把一切喜悅的院子。

22 此據漢譯本《雜阿含經》第 583 號「月天子」故事之傳統譯法，將滿文 rahū asuri 譯作「羅睺羅阿修羅」。詳見前註 13。

「禮敬出有壞²³ 請速清除一切障，我今遭障災，真誠心意歸依佛。」

時世尊²⁴ 為日天子向羅睺羅阿修羅王說偈：²⁵

「佛慈遍普世間，日天子已從應供、如來尊，²⁶ 羅睺羅汝速解！破壞諸闇冥，光明照虛空！羅睺羅汝勿遮障，速使日光復現！」時羅睺羅阿修羅王即離開日天子，回復本相，前往阿修羅王毗摩質多羅所，²⁷ 心不安，體顫抖，髮直立，回坐於一側後，阿修羅王毗摩質多羅向羅睺羅阿修羅王說偈：

「羅睺羅阿修羅，汝因何離日，形骸全變，恐懼駭怕，前來我所？」

羅睺羅阿修羅王答偈曰：

「吾聽佛偈，若不離日，頭破七分，受一切災苦。」

故事簡述羅睺羅阿修羅因故遮障日天子，日天子誠心歸佛，求助解難，佛乃告令羅睺羅阿修羅離開日天子，他害怕逃至另一阿修羅處所，自述如果不使日光復現，即領受災禍。「羅睺羅阿修羅」，梵名 *Rāhuasura*，是為四種阿修羅王之一。據相關佛典記載，羅睺羅意為障月，以此阿修羅王與帝釋作戰時，手能執日月，障蔽其光，故有此名。《正法念處經》詳述四大阿修羅王之住處、宮殿、園林、侍者、姪女、業因及壽命等事蹟；據載，此王住海底地下第一層（二萬一千由旬），身量廣大，如須彌山；王所住光明城縱廣八千由旬，園林房舍皆以寶莊嚴；他舉手遮障日光

23 此處滿文寫作：eteme yongkiyafi colgoroko fucihi，應為佛號之一：「出有壞」eteme yongkiyafi colgoroko，參見《五譯合璧集要》，上函，頁1，「佛通號名」，收於 *Pentaglot Dictionary of Buddhist Terms: in Sanskrit, Tibetan, Manchurian, Mongolian and Chinese*, ed., Raghu Vira (Delhi: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Indian Culture and Aditya Prakashan, 1961)。此處滿文佛號亦見於滿文《救護月食經》，而後者對應之漢譯本經文乃作「最勝覺」（《雜阿含經》第583號「月天子」故事）。滿文經文於佛號之後再加一字 fucihi「佛」，漢譯可略。

24 「世尊」為佛號之一，對應滿文經文 *jalan i wesihun fucihi*，滿文 fucihi「佛」，漢譯可略。

25 滿文經文中，為標示佛說之言語，多使用 *hese*「諭旨」一詞搭配 *wasimbuha*「降下」，凸顯佛陀崇高的地位，然漢譯可省略不譯。

26 滿文經文 *bata be eteche*（直譯可作「克敵」）對譯應作「應供」；*ineku jihe* 對譯應作「如來」，俱為佛號。

27 滿文經文 *asuri han bimadzidara* 應指「毗摩質多羅阿修羅王」，毗摩質多羅，梵語 *Vemacitra*、*vemacitrin*，見《梵和大辭典》，頁1278。感謝審查人指出漢譯應作「毗摩質多羅」為宜。又考察滿譯本《救護月食經》經文雖亦作 *asuri han bimadzidara*（毗摩質多羅阿修羅王），相較於對應之漢譯本《雜阿含經》第583號「月天子」故事，此經阿修羅王名為「婆稚」，滿漢文不同。婆稚，對應梵語 *balin*，見《梵和大辭典》，頁914。又相關故事另見於《別譯雜阿含經》，卷9，第167號，漢文經文寫作「跋羅蒲盧旃」，對應滿譯本經文作：*bara bila*，語源待考，此並非 *bimadzidara*（毗摩質多羅），亦與 *balin*（婆稚）不同。見《滿文大藏經·別譯雜阿含經》，函82，頁166ab。

輪，即形成日食；舉手障月，形成月食。²⁸

這部《救護日食經》之後尚接續一部《救護月食經》，並不見於目錄，詳後考察。

(二)《救護日食經》與《雜阿含經》第五八三號「月天子」

在考察《救護日食經》的內容及由來的過程中，發現《滿文大藏經》第七十九函，《雜阿含經》頁上五百三十五，²⁹經文中有一經名擡寫作《御譯救護日食經》(han i ubaliyambuha šun be jetere de hūlara nomun)，又於次頁經文之末，題記「乾隆四十年閏十月二十四日敕譯」(abkai wehiyehe i dehici aniya anagan i juwan biyai orin duin de hesei ubaliyambuha)，「敕譯」字樣亦擡寫(圖2)。這一部經也是《救護日食經》！

整部《滿文大藏經》以「御譯」為名，³⁰因此，在「救護日食經」之前冠上「御譯」倒也十分合理，至於題記「敕譯」日期，表示這部經是乾隆皇帝命令他人繙譯，並非自己親譯。

為什麼《雜阿含經》內又有一部內容相同的《救護日食經》呢？³¹

此第七十九函《雜阿含經》頁上五百三十五，按理本應是第二十二卷第五八三號「月天子」故事，³²此經文內容如下：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羅睺羅阿修羅王障月天子。時，諸月天子悉皆恐怖，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住一面。說

28 引自《佛光大辭典》，「羅睺羅阿修羅」，<http://dictionary.buddhistdoor.com/en/word/63888/> (檢索日期：2014年1月3日)。又「論其業因，謂王過去為婆羅門時，見火燒塔，遂滅火而令塔不壞，欲以救塔之福德為因，願得大身。然雖作此願，猶不信正法，不正思惟，常愛鬥戰，不修正業，故死後墮入阿修羅道。〔起世經卷五阿修羅品〕」。

29 此為五十卷《雜阿含經》(漢譯本：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經》五十卷)之第二十二卷，而滿文經頁兩側框欄內卷數則寫作：「第一卷」，自卷二十六起另作「第二卷」。

30 「御譯大藏經目錄」，滿文讀如：han i ubaliyambuha amba g'anjur nomun i uheri šošohon。滿文 han i ubaliyambuha 可對應「御譯」。

31 第七十九函《雜阿含經》內的《救護日食經》多出御譯經名、題記，沒有第五十二函《救護日食經》一開始的格式——於經文之前，先以滿文寫出梵、藏、滿、漢文經名的讀音。至於內文只有一字不同：前者經文 gūnifi 一詞，原形動詞 gūnimbi，意即：想、想念、懷念、回想、記、懷（仇恨）等；後者對應 gūninafi 一詞，原形動詞 gūninambi，意即：想起、懷念、感到。兩者語意相近，不致於造成解讀差異。

32 《雜阿含經》，卷22，《大正新脩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冊2，CBETA 電子佛典 V1.93 普及版。http://www.cbeta.org/result/normal/T02/0099_022.htm (檢索日期：2014年7月31日)。另參《新編縮本乾隆大藏經》，《雜阿含經》，冊52，卷22，頁24-25，此本以下簡稱作「龍藏本」。

偈歎佛：

「今禮最勝覺，能脫一切障，我今遭苦惱，是故來歸依。我等月天子，歸依於善逝，佛哀愍世間，願解阿修羅。」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破壞諸闇冥，光明照虛空，今毘盧遮那，清淨光明顯。羅睺避虛空，速放飛兔像，羅睺阿修羅，即捨月而還。舉體悉流污，戰怖不自安，神志迷亂，猶如重病人。」

時有阿修羅名曰婆稚，見羅睺羅阿修羅疾捨月還，便說偈言：

「羅睺阿修羅，捨月一何速，神體悉流污，猶如重病人。」

羅睺阿修羅說偈答言：

「瞿曇說呪偈，不速捨月者，或頭破七分，受諸隣死苦。」

婆稚阿修羅復說偈言：

「佛興未曾有，安隱於世間，說呪偈能令，羅睺羅捨月。」

佛說此經已，時月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此文講述「羅睺羅阿修羅」遮障「月天子」的故事，結構與《救護日食經》相仿，但畢竟是兩個不同的故事。那麼，《雜阿含經》第五八三號「月天子」故事是否就此刪去呢？

（三）《救護月食經》與《雜阿含經》第五八三號「月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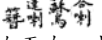
前述第五十二函《救護日食經》內容接續一部不見於目錄的《救護月食經》，比對其滿文內文與《雜阿含經》第五八三號「月天子」故事，即發現：前者除了多了以滿文表示的梵、藏、滿、漢文經名讀音之外，滿、漢文經文是對應一致的。

滿文《救護月食經》羅馬拼音及《雜阿含經》第五八三號「月天子」經文對照如下：

enetkek gisun de, ca ndra sū tra,³³

印度語：簪達喇蘇烏答喇。³⁴

33 梵語經名轉寫：candra（月亮）sūtra（經典），意即：月經；此處滿洲阿禮嘎禮（經咒新字）依音節分寫：ca ndra sū tra。根據《欽定同文韻統》卷二「天竺音韻翻切配合十二字譜」所示，此處  ca  ndra 應分作 can dra，故本經之拼寫不合規範。

34 can dra sū tra 對應的漢字為：，內文限於版面，改以橫向書寫，未能如同原文顯示大小字號。漢文拼音順序為：由右至左，由上至下。

tanggūt gisun de, [zla] ba'i mdo,³⁵

西番語：答 幹依 哆。³⁶

manju gisun de, biya be jetere de hūlara nomun,³⁷

滿洲語：畢伊 鴉阿／伯額／遮額 特額 呼額／德額／呼烏 喇阿 喇阿／儼鄂
穆烏 恩／。³⁸

nikan gisun de, gio hū yuwei ši ging,

漢語：救護月食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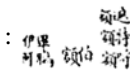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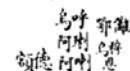
uttu seme mini donjiha emu forgon de, fucihi sirawasdi hecen i dzida bujan
anata bindadi i eiten be urgunjebure kūwaran de tembihebi, nergin de rahū asuri
han, biyai enduri be daliha manggi, biyai enduri gemu golondufi fucihi i jakade
isinjifi, fucihi i umuhun i fejile hengkilēfi bederefi, emu ergide ilincafi,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羅睺羅阿修羅王障月
天子。³⁹時，諸月天子悉皆恐怖，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住一面。

fucihi be maktame irgebuhe gisun, te eteme yongkiyafi colgoroko, fucihi de
dorolorongge, eiten dalibun be ukcabume geterebureo, be te jobolon gashan de
tušafi, tuttu nikeme akdame jihe, meni (21a/21b) jergi biyai enduri se, sain i
yabunga de dahanjiha, fucihi jalan jecen be jilame gosime, asuri i dalibun be
subureo,

35 據《欽定同文韻統》對應書寫規則，此處寫作  jla，疑誤，應寫作  zla；此藏文經名應轉寫作：zla ba'i mdo，意即：月亮的經典、月經；另參見《五體清文鑑》，上冊，頁 13。

36 藏文經名 zla ba'i mdo 對應的漢字為「答 幹依 哆」，可參見《欽定同文韻統》卷三「西番字母配合十四譜」，以及胡進杉，〈第三輩章嘉呼圖克圖及其創製的滿文經咒新字〉，頁 126-128。

37 滿文經名轉寫：biya be jetere de hūlara nomun，意即：月食時候念的經典。

38 根據上述乾隆年間滿漢對音拼寫法，biya be jetere de hūlara nomun 對應的漢文為：，，漢文拼音順序為：由右至左，由上至下；內文限於版面，改以橫向書寫，斜線符號「／」用以區別滿文單字。滿文及對音漢字：bi 畢伊 ya 鴉阿／be 伯額／je 遮額 te 特額 re 呼額／de 德額／hū 呼烏 la 喇阿 ra 喇阿／no 儼鄂 mu 穆烏 n 恩／。

39 此處「羅睺羅阿修羅王」滿文作 rahū asuri han，「rahū」應對譯「羅睺」，惟漢譯佛典傳統「羅睺羅」與「羅睺」通用，詳見前述。「月天子」滿文對應作 biyai enduri，意即「月（之）神」。

說偈歎佛：「今禮最勝覺，⁴⁰ 能脫一切障，⁴¹ 我⁴² 今遭苦惱，是故來歸依。我等月天子，歸依於善逝，⁴³ 佛哀愍世間，願解阿修羅。」⁴⁴

nergin de, jalan i wesihun fucihi jabume irgebume wasimbuha hese, eiten butu farhūn be efulefi, genggiyen elden abkai untuhun de eldembume, te umesi amba eldengge, bolgo boloko genggiyen elden iletulebume, rahū abkai untuhun ci jailabume, biyai elden be dahūbukini sehe manggi, rahū asuri uthai biya ci aljafi bederefi, beye gubci nei taran waliyame, šurgeme dargime umai elhe akū, gūnin mujilen murhu farhūn ojongge, uthai nimeku ujelehe niyalmai adali,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破壞諸闇冥，光明照虛空，今毘盧遮那，⁴⁵ 清淨光明顯。羅睺避虛空，⁴⁶ 速放飛兔像。⁴⁷ 羅睺阿修羅，即捨月而還。⁴⁸ 舉體悉流污，⁴⁹ 戰怖不自安，神昏⁵⁰ 志迷亂，猶如重病人。」

nergin de, emu asuri gebu bimadzidara, rahū asuri i ekšeme biya ci aljafi bederehe be sabufi, uthai irgebuhe gisun, rahū asuri si, ai turgunde biya ci aljafi, beye gubci nei taran waliyarangge, uthai nimeku ujelehe niyalmai adali ni, 時，有阿修羅名曰婆稚，⁵¹ 見羅睺羅阿修羅疾捨月還，便說偈言：

-
- 40 此處「最勝覺」，滿文作：eteme yongkiyafi colgoroko，應為佛號「出有壞」，同上述《救護日食經》。
- 41 此處「能脫一切障」，滿文作：eiten dalibun be ukcabume geterebureo，直譯可作：請求把一切遮障解脫清除。
- 42 此處「我」，滿文作 be，意即「我們」，不包括對方的第一人稱複數代詞。
- 43 此處「善逝」，為佛號之一，故滿文對譯作：sain i yabungga，直譯可作：善行、善去、好去。
- 44 此處「願解阿修羅」，滿文作 asuri i dalibun be subureo，直譯可作：請解除阿修羅之障。
- 45 漢譯經文「毘盧遮那」，龍藏本作「鞞盧遮那」，來自梵語 vairocana、virocana，意即光明遍照，對應滿文經文 umesi amba eldengge，可直譯作：非常大的光亮。
- 46 此處「羅睺避虛空」僅使用「羅睺」而非前述「羅睺羅」，應為配合五字一句之句式，省去一個「羅」，此下同此。
- 47 此處「速放飛兔像」，滿文作 biyai elden be dahūbukini，直譯可作：使月光再現吧。
- 48 此處「即捨月而還」，滿文作 uthai biya ci aljafi bederefi，直譯可作：即自月亮離開退返。以下「捨月」之「捨」，滿文均譯作「離開」。
- 49 此處「舉體悉流污」，龍藏本作「舉體悉流汗」，滿文作 beye gubci nei taran waliyame，直譯可作：全身流汗。
- 50 此處「昏」，龍藏本作「惛」。
- 51 經文兩處「婆稚」，對應滿文寫作 bimadzidara，滿漢文不同。「婆稚」對應梵語 balin，意即強力、有力，又可意譯為被縛，阿修羅之一，見《梵和大辭典》，頁914。此處滿文 bimadzidara，毗摩質多羅，源自梵語 vemacitra、vemacitrin，此譯同滿文《救護日食經》，參見前註27。

「羅睺阿修羅，捨月一何速，⁵² 神體悉流污，⁵³ 猶如重病人。」

rahū asuri jabume irgebuhe gisun, goodama tarni tarnilame irgebuhe kai, biya ci
hūdun aljarakū oci, uju uthai nadan ubu efujefi, bucere gosihon be alimbi,

羅睺阿修羅說偈答言：

「瞿曇⁵⁴ 說呪偈，不速捨月者，或頭破七分，受諸鄰死苦。」

bimadzidara asuri geli irgebuhe gisun, fucihi tucirengge ja akū, jalan de elhe
nelhe bifi, tarnilaha tarni de, rahū be biya ci aljabume mutembi,

婆稚阿修羅復說偈言：

「佛興未曾有，⁵⁵ 安隱於世間，說呪偈能令，羅睺羅捨月。」

fucihi ere nomun nomulaha manggi, biyai enduri, fucihi i nomulaha be donjifi,
selame urgunjeme dorolofi genehe.

佛說此經已，時月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比對滿、漢文經文可知：不見於目錄的《救護月食經》其經文內容完全對應漢文《雜阿含經》第五八三號「月天子」故事。至此可推知「月天子」故事挪移、改裝的歷程：即將《雜阿含經》第五八三號原為以「月天子」與「羅睺羅阿修羅」主題的月食經典，改換為另有來源以「日天子」為主題的日食經典；⁵⁶ 或許是十分重視這部日食經典，再使之獨立，題作「救護日食經」；然而又為了避免刪去《雜阿含經》第五八三號「月天子」故事導致產生短少月食經典之憾，乃於《救護日食經》之後，復接續譯自漢文的《救護月食經》，日食、月食經典乃合璧並列。而日食、月食經典一前一後並列的編排方式，又與蒙古、藏文譯本相符，詳後說明。

52 此處「捨月一何速」，滿文作 ai turgunde biya ci aljafi，直譯可作：因何故離開月亮。

53 此處「污」，龍藏本作「汗」。

54 此處「瞿曇」，來自梵語 gotama，為世尊之本姓，滿文音譯作 goodama；另據《五譯合璧集要》，上函，頁9，「佛通號名」，「瞿曇」滿文讀如 goodam。

55 此處「佛興未曾有」，滿文作 fucihi tucirengge ja akū，直譯可作：佛出（者），不易也。

56 某位匿名審查人將此理解為「推出滿文《日食經》為漢文月天子改換日天子的結論」，然而這並非本文原意。滿文《日食經》在《滿文大藏經》出現了二次，其一是基於乾隆皇帝的意見，將第七十九函原為《雜阿含經》第二十二卷，第583號「月天子」「改換」作《日食經》，「改換」乃是指改動位置，並非把《雜阿含經》「月天子」改編、改寫為《日食經》；其二為目錄所示，第五十二函之《救護日食經》。滿文《日食經》沒有對應的漢譯本，而是來自蒙、藏文譯本。

(四)《救護日食經》的蒙、藏源流

至此尚須進一步討論滿文《救護日食經》的繙譯依據。筆者根據湖南圖書館所藏乾隆年間刻印的漢文大藏經——《乾隆藏》，其原版目錄末尾題識，記載若干陸續補入《乾隆藏》的經典，其中即有《日食經》！該經為滿、蒙、西番（藏文）對照。⁵⁷是故，乾隆年間應有單行本之《日食經》，且為滿、蒙、藏三體文字。⁵⁸

筆者復查閱康熙年間蒙古文大藏經（《甘珠爾》），即見《日經》及《月經》。⁵⁹又查閱臺北故宮所藏康熙八年（1669）內府泥金寫本藏文《龍藏經》，以及雍正八年至乾隆二年（1730-1737）刻造的藏文《甘珠爾》（《德格版西藏大藏經》），均收入《日經》及《月經》。⁶⁰後者《德格版西藏大藏經》所收入《月經》則可見於兩處，其一寫於《日經》之後；另一處單獨書寫，相當的漢譯本均為《雜阿含經》第

57 趙小琴，〈館藏《清乾隆版大藏經》述要〉，《圖書館》，2000年5期，頁72-73。《乾隆大藏經》又名《乾龍藏》、《龍藏》、《清藏》。根據本文的介紹，可知湖南圖書館所藏《乾龍藏》目錄天頭詳細記載了幾次撤毀經板的函號、經名，以及目錄之後題識補入經典五種，九十八卷，十函。

58 感謝某位匿名審查人特別肯定這項文獻學工作具有重要價值。關於《救護日食經》的語文版本現象，梵文本似未見於目錄，是否存世尚待考察；巴利文版本見於《漢譯南傳大藏經》（PTS版巴利大藏經、VRI 緬甸版巴利大藏經：相應部，有偈篇，2.天子相應，第一迦葉品，009月天子、010日天子），見於「佛教藏經目錄數位資料庫」<http://jinglu.cbeta.org/suttapitaka.htm>（檢索日期：2014年7月31日）。然而，要理解十八世紀清代乾隆皇帝處理《救護日食經》，及其經文在《滿文大藏經》編排方式等課題，巴利文佛經的內容可能不是最重要應參考的文獻史料，故本文不擬討論，僅引用相關詞彙。又關於《救護日食經》的相關版本，特別是滿漢蒙藏譯本的關係，限於本文主題，僅於內文舉例說明。日後擬就「清代滿文本《救護日食經》與蒙藏譯本之比較及相關問題」此課題進行細部討論。

本文強調：清朝刊印的《救護日食經》有滿蒙藏文本，惟沒有漢文本，其內容架構雖與存在漢文及滿文本的《救護月食經》相近，但是因為沒有漢文本，所以另有其蒙、藏源流，並非得出「滿文本《救護日食經》為漢文月天子改換日天子的結論」，詳後敘述。

另外，佛經裡有關「羅睺羅阿修羅」遮障「月天子」之情節，尚見於《別譯雜阿含經》、《正法念處經》等處，因此，筆者認為，更重要的文獻比對工作在於：《滿文大藏經》內部其他經典之中，有關羅睺羅阿修羅遮障日月之故事，是否存在繙譯及表達的差異？是否可以反映全藏繙譯過程中進行有統合性處理，或是各別經典之繙譯獨立進行等相關的問題，尚待另文討論。

59 《蒙古文甘珠爾·丹珠爾目錄》（呼和浩特：遠方出版社，2002），頁1024。此部目錄《甘珠爾》為一七二〇年北京木刻本，《丹珠爾》為一七四九年北京木刻本。此二經於目錄寫作《日輪經》、《月輪經》，日輪、月輪之稱或為該經典標示的漢文經名。Lokesh Chandra ed., *Mongolian Kanjur* (New Delhi: Sharada Rani, 1973-1979), vol. 147, no.710-712. Notes: Reprint of the "Imperial Red edition" dated 1717-1720. 又據匈牙利蒙古學學者 Kápolnás Olivér 惠予筆者年代較早之蒙古譯本，現存於俄羅斯之林丹汗時代《蒙古文大藏經》，其內亦有 naran-u sudur、saran-u sudur，待日後進行比對。現以清代蒙古譯本為參照版本。

60 《龍藏經：清康熙朝內府泥金藏文寫本——經文之部》（新北市：龍岡數位文化，2011），冊48（Tshi 函），頁291-292；《日輪經》（No. 759, Nyi mavi mdo. Sūrya-sūtra. 291/434a-291/435a）；《月輪經》（No. 760 Zla bavi mdo. Candara-sūtra. 291/435a-292/435b），二者由（印度）阿難達師利、尼瑪嘉參貝桑波譯校；原一百八函之編號 Tshi 函。《日輪經》、《月輪經》之名見於該藏之目錄。宇井伯壽等編，《德格版·西藏大藏經總目錄（上）》（臺北：華宇出版社，1985），頁9，條41《日經》及條42《月經》。

五八三號「月天子」故事。⁶¹

經比對滿文《救護日食經》與上述蒙、藏文《日經》，可知此三種譯本分段相同。經文主要內容：「如是我聞」之後，即是說法地點：「佛住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而說法因由乃是：「羅睺羅阿修羅王障日天子。時日天子誠思世尊而說偈」；繼而「世尊為日天子向羅睺羅阿修羅王說偈」；隨即羅睺羅阿修羅王被世尊收伏後，「阿修羅王毗摩質多羅向羅睺羅阿修羅王說偈」；以「羅睺羅阿修羅王答偈」為末段經文。故事情節及各段偈語內容，滿譯本與蒙、藏譯本完全對應。

惟須注意，蒙、藏譯本於經文「如是我聞」之前，尚有一句「禮敬三寶」，藏文：'phags pa dkon mchog gsum la gus pas phyag 'tshal lo，蒙文：qutuγ-tu γurban erdeni-dür bisiren mörgümü；又於經文最後注明「《日經》結束」，藏文：ñi mai mdo rdzogs sho，蒙文作：naran-u sudur tegüsbe。禮敬文與結束語乃蒙、藏文佛典固有之格式。⁶²

此以故事情節中，日天子請求世尊消除障災之偈語，比較滿文《救護日食經》與蒙、藏文《日經》經文：⁶³

滿譯本經文：

eteme yongkiyafi colgoroko fucihi de dorolorongge, eiten dalibun be hūdun
geterembureo, bi te dalibure jobolon de tušaha, hing sere unenggi gūnin i fucihi
de dahambi,

直譯可作：

禮敬出有壞，請速清除一切障，我今遭障災，真誠心意歸依佛。

藏譯本經文：

saṅs rgyas dpa' bo⁶⁴ de la 'dud. thams cad myur du grol bar gyis. bdag 'di'i kha

61 宇井伯壽等合編，《德格版·西藏大藏經總目錄（上）》，頁9，條42《月經》，目錄注明：「cf. 雜阿含經第五百八拾參經」；頁62，條331《月經》，目錄注明：「雜阿含經第五百八拾參經」。此二種藏譯本內容有無差異，尚待日後比對。

62 《滿文大藏經》各函之「內上護經板」，即是該函首部經典之經文首頁（頁上一），經板中間亦有禮敬三寶文句及印度語經名。

63 藏譯本《日經》見於《臺北版西藏大藏經》（即影印《德格版西藏大藏經》，臺北：南天書局，1990，冊41），頁ka 282aL6-282bL6；參照《龍藏經：清康熙朝內府泥金藏文寫本——經文之部》，冊48（Tshi函），頁291，《日輪經》；蒙古譯本《日經》見於 *Mongolian Kanjur*, vol. 147, naran-u sudur, saran-u sudur, 710-711.

64 藏文 saṅs rgyas 及 dpa' bo 均為佛號，saṅs rgyas 漢譯作佛、正覺，對應梵文 buddhaḥ；dpa' bo 漢譯作雄猛、勇猛，對應梵文 vīraḥ。參見神亮三郎、西尾京雄編，《翻譯名義大集：梵藏漢和四譯對校》（京都：臨川書店，1998），「諸佛名號類」，頁1、4。

ru bcug pas na. bdag ni khyed la skyabs su mchi.

直譯可作：

佛勇猛！向您跪拜。一切立即解脫，我受困於此，故歸依於您。

蒙古譯本經文：

burqan bayatur⁶⁵ čimadur sögüdümü. qamuγ ayul-ača darui-dur tonilyan
soyurq-a. bi ber egün-dür qalaylaydaysan-u tulada bi čimadur itegel yabuγulbai.

直譯可作：

佛大雄！向您跪拜。請賜一切苦難立即解脫，我受苦於此，是故歸依於您。

比對可知，此處偈語滿譯本經文文義和蒙、藏譯本十分近似，均分四句表述。首句向佛禮拜，第二句說明希望立即消障，第三句表示自身困境，以歸依佛法為結句。而後出的滿譯本仍有其特色，包括使用「出有壞」佛號，於末句歸依之舉添加「真誠心意」。推測滿譯本於繙譯過程中可能參照漢譯本「月天子」故事，故對應的前二句滿文經文基本相同。⁶⁶

滿譯本《救護月食經》與蒙、藏譯本則差異較大。首先，經文結構的差異主要表現在：蒙、藏文經文結束語之後，滿漢文本尚多出兩小段經文：「婆稚阿修羅復說偈言：佛興未曾有，安隱於世間，說呪偈能令，羅睺羅捨月。」以及本經流通分：「佛說此經已，時月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此二段經文滿、漢文完全對應。前文已分段比對滿譯本及《雜阿含經》「月天子」，並注明滿漢文文句稍有差異之處，可知滿漢文不惟段落、文句數量完全對應，文義亦極為近似。然而，相較於蒙、藏譯本則明顯句數不同。

此亦以月天子請求世尊消除障災之偈語，進一步比較滿文《救護月食經》、漢譯本《雜阿含經》「月天子」，以及蒙、藏文《月經》經文。⁶⁷ 諸譯本對照如下：滿譯本經文：

65 蒙文 burqan 及 bayatur 亦為佛號，burqan 漢譯作佛，對應梵文 buddhaḥ；bayatur 漢譯作大雄，對應梵文 vīraḥ，參見《五譯合璧集要》，上函，「佛通號名」，頁 1、7。

66 滿文《救護月食經》經文：te eteme yongkiyafi colgoroko, fucihi de dorolorongge, eiten dalibun be ukcabume geterebureo，此處二句因與漢譯本《雜阿含經》「月天子」之經文「今禮最勝覺，能脫一切障」對應，相較於《救護日食經》經文：eteme yongkiyafi colgoroko fucihi de dorolorongge, eiten dalibun be hūḍun geterebureo「禮敬出有壞，請速清除一切障」，第一句前者多出「今」(te)，後一句有一字不同，前者使用「(逃)脫」(ukcabume)，後者使用「速」(hūḍun)，而均以「請清除」(geterebureo、geterebureo)作為結尾詞。

67 藏譯本《月經》見於《臺北版西藏大藏經》，冊 42，頁 ka 282bL6-283aL5；參照《龍藏經：清康熙朝內府泥金藏文寫本——經文之部》，冊 48 (Tshi 函)，頁 291-292，《月輪經》；蒙古譯本《月經》見於 *Mongolian Kanjur*, vol. 147, 711-712.

te eteme yongkiyafi colgoroko, fucihi de dorolorongge, eiten dalibun be ukcabume geterebureo, be te jobolon gashan de tušafi, tuttu nikeme akdame jihe, meni jergi biyai enduri se, sain i yabunga de dahanjiha, fucihi jalan jecen be jilame gosime, asuri i dalibun be subureo.

直譯可作：

今禮拜出有壞佛，請求把一切遮障解脫清除。我等今遭逢災禍，故來依靠。我等月天子，已隨從善逝。佛慈愛世界，請求疏解阿修羅之障。

可對應漢譯本經文：

今禮最勝覺，能脫一切障。我今遭苦惱，是故來歸依。我等月天子，歸依於善逝。佛哀愍世間，願解阿修羅。

藏譯本經文：

sñas rgyas dpa' bo de la 'dud. thams cad myur du grol bar gyis. bdag 'di'i kha ru bcug pas na. bdag ni khyed la skyabs su 'gro.

直譯可作：

佛勇猛！向您跪拜。一切立即解脫，我受困於此，故歸依於您。

蒙古譯本經文：

burqan bayatur čimadur sögüdümü. qamuγ ayul-ača darui-dur tonilyan soyurq-a. bi ber egün-dür qalaylaydaysan-u tulada bi čimadur itegel yabuylbai.

直譯可作：

佛大雄！向您跪拜。請賜一切苦難立即解脫，我受苦於此，是故歸依於您。

由以上比對可知，蒙、藏譯本與滿、漢譯本可視為兩個系統，此段僅前四句相近，和上述《日經》經文相同；⁶⁸ 然而，《月食經》滿、漢譯本則多出一倍文句，差異甚大。

又各別字詞繙譯，也可反映滿文《日食經》、《月食經》受到蒙、藏譯本的影響。此舉數例說明。

「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一詞，滿文譯本即反映其蒙、藏譯本之來源。「舍衛

68 蒙譯本完全相同，藏譯本僅有一字之別，《日經》此處第四句末字 mchi（去、走），《月經》則寫作 'gro（走），均有「歸依」之意。此段之後，即為世尊諭令羅睺羅阿修羅解除遮障，漢譯本：「爾時，世尊說偈答言」；滿譯本：nergin de, jalan i wesihun fucihi jabume irgebume wasimbuha hese；蒙古譯本：tendeče ilaju tegüs nögčigsen burqan saran tngri-yin köbegün-ü tulada. asuri-yin erketü raqu-dur silüglejü jarliγ bolor-un；藏譯本：de nas bcom ldan 'das kyis lha'i bu zla ba'i ched du lha ma yin gyi dbaṅ po sgrag can 'dzin la tshigs su bcaḍ pa bka' stsal pa。

城祇樹給孤獨園」對應的滿文經文 *sirawasdi hecen i dzida bujan anata bindadi i eiten be urgunjebure kūwaran*，這是一個包含滿語、梵語的合成詞，是梵語 *Jetavana-anāthapindasyārāma* 之音譯及意譯。⁶⁹ 其中滿文「祇樹給孤獨園」*dzida bujan anata bindadi i eiten be urgunjebure kūwaran*，由滿文 *zida bujan anata bindadi* 與 *eiten be urgunjebure kūwaran* 二名詞構成，以所有格 *i* 連結。

此處滿文經文「祇樹給孤獨園」*eiten be urgunjebure kūwaran*，直譯可作「把一切喜悅的院子」，乃對應蒙古譯本 *qotala-yi bayasyaqui sangram*（使全部歡樂的樹林），及藏譯本 *kun dga' ra ba*（一切歡喜園林）。然而漢文經文並沒有較多的修飾說明文字，可知滿文明顯對應於蒙、藏文譯本。

滿譯本《救護日食經》經文中的「毗摩質多羅阿修羅王」：*asuri han bimadzidara, bimadzidara*，漢譯可作妙織、淨妙王。⁷⁰ 此處 *asuri han bimadzidara* 的構詞方式與蒙、藏譯本相同，蒙文作：*asuri-yin qayan wimazidiri*，藏文作 *lha ma yin gyi dbaṅ po thags bzañs ris*。滿文 *bimadzidara*、藏文 *thags bzañs ris*，及蒙文 *wimazidiri*，均可對應梵語 *vemacitrin*，也對應巴利文 *vepacitti*。⁷¹

相較於滿譯本《救護月食經》經文，此毗摩質多羅阿修羅王之名寫作：*bimadzidara asuri*。然而，對應的漢譯本《雜阿含經》第五八三號「月天子」故事，其名乃是「婆稚」，是故，滿漢文不同。此處滿譯本《救護月食經》不依漢文「婆稚」繙譯，而一如《救護日食經》，另據蒙、藏文本譯作 *bimadzidara*，可謂受到蒙、藏譯本的影響。⁷²

又前述《救護日食經》之內容分析曾指出漢譯經文「世尊為日天子向羅睺

69 「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對應蒙古譯本經文：*sarawasadi daki ilayuyci qan köbegün-ü ceceglig a na n da bandati-yin qotala-yi bayasyaqui sangram*；對應藏譯本經文 *mñan yod rgyal byed tshal mgon med zas sbyin gyi kun dga' ra ba*。參見前註 21。

70 荻原雲來編纂，《梵和大辭典》，頁 1278。

71 巴利文佛典轉寫及漢譯文（莊春江譯）可見於 <http://agama.buddhason.org/SA/SA0583.htm>（檢索日期：2014 年 7 月 31 日），「北傳：漢譯本《雜阿含經》583 經，《別譯雜阿含經》167 經，南傳：相應部 2 相應 9 經／月經」三種對照。關於巴利文 *vepacitti* 及其對應梵語，參見 http://www.palikanon.com/english/pali_names/vy/vepacitti.htm（檢索日期：2014 年 7 月 31 日）。

72 對照與漢譯本《雜阿含經》第 583 號「月天子」故事、滿文《救護月食經》內容相關之滿漢文《別譯雜阿含經》第 167 號，故事主要人物之譯法，完全不同，反映另一種理解，可能是譯者不同。滿文《別譯雜阿含經》第 167 號的滿漢詞彙十分對應：「羅睺羅阿修羅王」，滿文 *rahūla asuri han*；「月天子」，滿文 *biya i abkai jui*；「跋羅蒲盧旃阿羅修王」，滿文 *bara bila asuri han*，其中跋羅蒲盧旃一名 *bara bila*，與滿文《救護日食經》、《救護月食經》使用 *bimadzidara* 一詞明顯不同。參見《滿文大藏經·別譯雜阿含經》，函 82，頁 165b-166b。

羅阿修羅王說偈」此句滿文原文的特色：滿文經文為標示佛說之言語，多用滿文 *hese* 「諭旨」一詞搭配 *wasimbuha* 「降下」；復對照蒙古譯本：*tendeče ilaju tegüs nögčigsen burqan naran tngri-yin köbegün-ü tulada. asuri-yin erketü raqu-dur silüglejü jarliy bolor-un*，直譯可作：自此出有壞（佛）因日天子之故，對羅睺羅阿修羅說偈敕諭。此處蒙文 *jarliy bolor-un* 意即：下令曉諭。可知此處滿文可能參照蒙古譯本繙譯。

總之，滿文本《救護日食經》經文確實有其蒙、藏源流，滿文本《救護月食經》則另有選擇，乃據《雜阿含經》漢文經文譯作滿文，而個別詞彙的繙譯亦顯示受到蒙古、藏文譯本影響。《滿文大藏經》收入《救護日食經》及《救護月食經》之後，便成為與蒙文、藏文《甘珠爾》相同的《日經》、《月經》合璧形式。

四、譯經與日月食救護

《滿文大藏經》收入的《救護日食經》及《救護月食經》這二部經典，其漢文經名均有「救護」二字，意即念誦這兩部經典這是為了出現日、月食現象而展開的「救護」行動。那麼，「救護日月食」這個用法又有什麼意義呢？這必須從明清時代處理日月食現象的作法觀察。

（一）日、月食救護儀式

「日月食救護」是明清朝廷定制規範的儀典。

明朝洪武年間即明定，遇有日食、月食，均行「救護」儀式。⁷³《明實錄》記載洪武二十六年（1393）三月戊申日食：

禮部奏更定救日食儀。前期結綵於禮部儀門及正堂，設香案于露臺上，向日設金鼓於儀門內兩傍，設樂露台下，各官拜位于露臺上下。至期，百官朝服入班，贊禮唱鞠躬，樂作四拜，興樂止跪，執事者捧鼓詣班首，前班首擊鼓三聲，眾鼓齊鳴，候復圓，贊禮唱鞠躬，四拜，興樂止，禮畢。月食，則百官便服於都督府，救護如前儀。其在外諸司，日食則於布政使司府州縣，月食則於都指揮使司衛所，禮亦如前，從之。⁷⁴

73（明）李東陽等纂修，《大明會典》（臺北：東南書報社，1963，據中央圖書館明萬曆十五年司禮監刊本影印），冊3，頁1572，〈祥異〉。

74《明太祖實錄》，冊8，卷226，洪武二十六年三月戊申，頁3303-3304。

可知當時遇有日食、月食，中央分別於禮部及都督府行儀，地方則於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舉行，「金鼓」是必要的禮器。

清代則規定若遇有日月食，中央除了於禮部、太常寺舉行救護儀式，君王亦於宮中行禮，此外尚以喇嘛唸經；相關記載可見於《大清會典事例》、《欽定大清通禮》、《欽定禮部則例》等官書。清人黃六鴻《福惠全書》三十二卷，為考察地方行政之作，其中卷二十四有〈救護日月〉一篇，可了解清人如何理解日月食、君臣百姓應有何種「救護」行動，同時說明已有地方州縣官對此不以為意，不敬儀典，進而飲酒歡樂之事：

日者眾陽之宗，君象也；月者太陰之精，臣象也。日有蝕，月掩日也，朔而正于黃道，是謂臣擁君明，則陽為之食。月有蝕，日近月也，望而正于黃道，是謂臣干君明，則陽斯食。周禮：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胡安國曰：諸侯用弊于社，伐鼓于朝，皆扶陽抑陰之義，所以強君而弱臣也。又曰：退而自責皆恐懼修省以答天意。蓋謂君稍有失德而天見之象以示警。故人君敬天威而恐懼，悔己過而修省。以仰答天心仁愛人君之意也。唐開元十二年七月戊午朔，于歷當食大半，皇帝徹膳不舉樂，不蓋素服，日不食，羣臣稱慶，以為德之動天，不俟終日。此與宋景公一言協德，熒惑遂移三舍何異哉。凡州邑當日月之食，齋心素服，于廳事之左設壇陳香幣，行叩頭禮，親擊鼓，師儒寮屬贊之，釋道耆老亦叩首于階下擊鼓，庶民皆鼓于衢巷，俟復明圓乃已，亦所以扶陽抑陰。且日為君象，譬之君有急難，而臣子有不急切救禦者乎，又所以教忠之道也。邇者州縣因守候良久，設酒殺共飲，謔笑無忌，甚為不敬，且于救禦之意，殊未脗合，宜亟禁之。⁷⁵

黃六鴻除了首先解釋日、月為君、臣之象徵，君有失德，則天象示警，也強調「日為君象，譬之君有急難，而臣子有不急切救禦者乎，又所以教忠之道也。」將救護儀式與君臣之道連結。

針對官員不敬救護的現象，乾隆初年已進行檢討，乾隆二年（1737）奏准：

日月薄蝕，官員咸集祇跪救護，所以謹天威，嚴對越也。但自初虧以迄復圓，為時久暫不等，每見應集各官多有因不能久跪，推託事故不能咸集

75（清）黃六鴻，《福惠全書》（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四庫未收書輯刊，輯3，冊19，頁280-281），卷24，〈救護日月〉。

者；或有年老衰病，跪久委頓不能支持者；又或徙倚蹲踞，有礙觀瞻，事關典禮，豈容褻越。嗣後將吏戶兵刑工五部，分為五班，及文武各衙門，亦各分配班次，附於五部，每班令禮部堂官一人領班祇跪。禮部都察院監禮等官，及鴻臚寺贊禮等官，亦輪流更換。初虧復圓行禮時，五班官員咸就班行禮，初虧行禮後，五班官員內，除年老不能久跪者退立外，餘均輪替，其更替之人，暫退祇候，毋許譁謔笑語，其祇跪官員務必整齊嚴肅，敬謹從事。儻有託故不到，及怠玩失儀者，監禮官即糾參，照例議處。⁷⁶

乾隆年間最嚴峻的日、月食現象，應為乾隆二十三年（1758）季冬十二月，「一月之間，雙曜薄蝕，災莫大焉。」為此乾隆皇帝頒布上諭，下詔求言：

《春秋》書日食不書月食，古聖克儆天戒，惟是為兢兢。茲者季冬之朔，日食至八分之多，望日又值月食，一月之間，雙曜薄蝕，災莫大焉。我君臣當動色相誡，側席修省，念邇年來西陲底定，殊域來歸，克奏膚功，皆仰賴上蒼福佑，在朕宵旰殷懷，無刻不以持盈保泰為惕，並非出於矯強，亦中外臣民所共知。第人情當順適之時，檢持或有未至，昔人所稱人苦不自知，良非虛語。夫天心仁愛，人事宜修，儻用入行政之間有所闕失，而不力為振飭，何以裨政治而召休和。在廷諸臣，共襄治理，寅恭夙夜，宜有同心。著傳諭大學士九卿科道等，各抒所見，據實敷陳，無有隱諱。⁷⁷

當時西征準噶爾蒙古、回部可謂是朝廷最重要的兩件大事，卻發生一月之內日月食俱現，引發心理不安。為此乾隆皇帝要求君臣一體，同心治理，並且傳諭中央各官直陳建言。

（二）「歲首日食」與乾隆皇帝退位

乾隆皇帝鑑於五十一年（1786）正月初一朔，歲首之日即將出現日食，乃於前一年，乾隆五十年（1785）十一月二十九日頒布上諭，說明日食與退位考慮的關連性。此證明乾隆皇帝十分重視日食現象，連帶退位的時間點亦別有考量。這段上諭可見於《乾隆朝上諭檔》、《清實錄》、《清朝通志·災祥略》、《大清會典事例》、《清朝續文獻通考·象緯考》等處，足見其重要性。上諭內容主要說明「正月朔日食」的現象，歷史上已有前例，如康熙三十一年（1692）及五十八年（1719），

76（清）崑岡等奉敕撰，《大清會典事例》（臺北：啟文書局，1963，光緒十二年敕撰、光緒二十五年刻本，冊15，頁11724-11725），卷500，〈救護，日月食救護，行在日月食救護，乾隆二年〉。

77（清）崑岡等奉敕撰，《大清會典事例》，冊15，乾隆二十三年，頁11726。

亦值正月朔日食，然而康熙三十一年更有錫伯、瓜爾察、達呼爾等部族來歸，喀爾喀、楚爾喀亦以屬裔來歸等等吉事，是故乾隆皇帝認為：「日食為定數，而君人者則當因此益加戒懼；至於以改移為消弭之說，則尤斷斷不可。」⁷⁸

諭旨中直接和退位有關的內容如下：

朕踐阼之始，即叩天默佑，以若蒙天祐，享國至六十年，即當傳位歸政，不敢如皇祖之數逾花甲。今幸五十年，壽逾古稀，康彊如昔，惟有宵旰勤求，不遑暇逸，以仰副上天眷顧之殷，祖宗付託之重。若以天變欲為消弭，即於今歲歸政，則是欲移咎後人，圖卸己責。如宋高宗年未六十，傳位孝宗，置軍國大事於不問，不獨無以對天，並無以對子，朕豈出此乎。從前推算天行度數，乾隆六十年乙卯亦當元旦日食，與今歲同。若於是年歸政，則值嗣子首歲元正，尤屬非宜，朕心亦有不忍。何若以是歲為朕臨御六十年頤和錫福之餘，即以次年為嗣子迎庥改元之始，國祥家慶，天日重光，以副朕首祚之祈，以綿我大清億萬年之寶命，不其懿歟。

雖然對宋高宗因發生日食而退位的舉動，十分不以為然，但是歲首日食與他的退位時間點之恰當與否，仍不免引人聯想，不得不別有一番說辭及安排。尤其十年之後，乾隆六十年（1795）正月初一朔，歲首亦將出現日食，而他已早有因應之策。他表示若於是年歸政，「則值嗣子首歲元正，尤屬非宜，朕心亦有不忍」，乃於乾隆六十年之次年，正式改元，如此則「國祥家慶，天日重光」。

其後又諭示：「早經欽天監推算六十年元旦日食、上元月食，古來史傳所載日食修德；月食修刑之說，固因上天垂象，理宜修省，其實君人之道於德刑二字，平日本宜刻深兢勵，亦何待日月薄蝕。」⁷⁹可見他雖以平日實踐修德修刑，意圖超越日食引起的各種不安，卻仍十分關注如何轉化這種不安。日食現象終究影響歸政的時間點，日食與乾隆皇帝的「生涯規畫」確實有密切關係。

（三）晡經、譯經與日月食救護

清代舉行的日月食救護儀式，從中央到地方須一體施行，「日月食，除有事故堂司官員外，其餘俱行救護禮，文官及漢缺武職各官，日食於禮部救護，月食於太常寺救護；八旗滿洲蒙古漢軍都統副都統以下官屬，遇日月食均救護於各旗公

78（清）崑岡等奉敕撰，《大清會典事例》，冊15，乾隆五十年，頁11727-11728。

79（清）崑岡等奉敕撰，《大清會典事例》，冊15，乾隆五十九年，頁11728-11730。

署。」⁸⁰ 至於乾隆皇帝自己則「仍於內殿恭設香案，虔誠祈禱，以答上天垂象，微惕修省之意。」⁸¹ 除此之外，內務府亦安排喇嘛唸經，「日食、月食，放烏卜藏，唸救護經；其奉旨念經，據札薩克大喇嘛來文辦理，無定期。」⁸² 又《清稗類鈔》亦載喇嘛的職能，「定例：凡祈禱雨雪，救護日月食，皆令演法唸經。」⁸³

「念經祈福」本是宗教的實用功能，天子亦責無旁貸。內府喇嘛唸念的「救護經」未必是滿文《救護日食經》，但是，滿洲寺廟中的喇嘛誦念滿文佛經也不無可能。⁸⁴ 滿文《救護日食經》譯成後，滿洲佛教亦有救護日月食經典，乾隆皇帝必然相信救護的力量可更為強大。就滿洲佛教發展的角度來看，也是有意義的。

上述乾隆二十三年（1758）十二月，一月之內日食月食並現，是否曾有特別不同於以往的救護行為，尚待進一步考察，惟當時《滿文大藏經》的繙譯工作尚未進行。敕譯《救護日食經》的時間點為：「乾隆四十年閏十月二十四日」有何意義呢？原來，這個時間點正值是年八月初一日及十二月初一日，二次日食之間。⁸⁵ 透過前文考察可確知，在譯編《滿文大藏經》的過程中，產生了滿文本《救護日食經》。

《內閣大庫檔案》尚保存乾隆四十年（1775）欽天監奏報是年二次日食的檔案。⁸⁶ 此舉乾隆四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欽天監之奏摺抄件奏副為例（圖3）：

奏副。〔十一月三十日／欽天監奏十二月初一日日食由〕

欽天監謹奏。為日食事。臣監欽遵《御製數理精蘊》推算得乾隆四十年乙未十二月初一日甲辰朔日食。京師日食一分四十七秒，已初二刻六分初虧，已正一刻五分食甚，午初初刻六分復圓，及盛京、山東、山西、朝鮮等五省，俱見食，惟福建、江西、湖北、廣東、湖南、廣西、貴州、四

80 《欽定禮部則例》（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故宮珍本叢刊，冊291，頁376），卷141，〈祠祭清吏司〉。

81 （清）崑岡等奉敕撰，《大清會典事例》，冊15，乾隆五十年，〈上諭〉，頁11727。

82 （清）崑岡等奉敕撰，《大清會典事例》，冊24，頁19221。

83 （清）徐珂，《清稗類鈔》（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1942。

84 乾隆年間建造、發展滿洲喇嘛、滿洲寺廟的概況，參見王家鵬，〈乾隆與滿族喇嘛寺院——兼論滿族宗教信仰的演變〉，《故宮博物院院刊》，1995年1期，頁58-65。

85 趙爾巽修纂，《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98，頁1417），卷37，〈志十二·天文十二·日食〉。「四十年八月丙子朔午時，日食四分半強，次於七星；十二月甲辰朔巳時，日食一分太強，次於南斗。」

86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明清史料》（內閣大庫檔案資料庫），乾隆四〇年七月二十一日〈欽天監為日食由〉，登錄號019750-001；乾隆四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欽天監奏呈日食圖〉，登錄號026622-001。

川、雲南等九省俱不見食，併浙江、江蘇、安徽、河南、陝西、甘肅等六省俱見食不及一分。今將食限分秒時刻方位，併各省見食分秒時刻例應先期奏聞，謹繪圖恭呈御覽。伏乞敕部照例頒行直隸各省，一體救護。其福建、江西、湖北、廣東、湖南、廣西、貴州、四川、雲南等九省俱不見食，併浙江、江蘇、安徽、河南、陝西、甘肅等六省俱見食不及一分，俱毋庸救護等因，已於本年七月二十七日題，本月三十日奉旨：知道了，禮部知道。欽遵在案。今臨期理合繪圖進呈。再〈日食坤輿總圖〉及〈圖說〉一併恭呈御覽謹奏。〔於乾隆四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奏，本日奉旨知道了，圖留覽。欽此。〕

欽天監於日食出現的五個月前具奏，乃當時定例，故內文寫明「已於本年七月二十七日題」，而此奏之目的為「臨期理合繪圖進呈」。奏進於日食前幾天，證實確有日食預測並通報救護。

《滿文大藏經》雖有《全藏經》、《清文繙譯全藏經》、《國語大藏》等多種稱法，我們也不應忽視「御譯大藏經（甘珠爾）」一詞的意涵，據乾隆三十七年（1772）五月十六日諭旨所示，「繙譯官每人每月繙譯一卷為數較少，嗣後每人每月繙譯二卷」；⁸⁷ 乾隆三十八年（1773）二月初十日又諭：「且命章嘉國師董其事，每得一卷即令審正進呈，候朕裁定。」⁸⁸ 可知乾隆皇帝對於譯編過程的高度重視與參與。

五、結論

《滿文大藏經》是世界上迄今為止最後一部、規模少見的繙譯大藏經，乾隆皇帝提升十八世紀滿洲文化在佛教經典上的地位，他的創造性手筆尚不限於此，從滿文經文的內容觀察，即選經、譯經的過程及結果，還可以發現更多獨到之處，本文即挑選其中《救護日食經》進行深入討論。

《滿文大藏經》第五十二函《救護日食經》十分特殊，此經不但沒有對應的漢文本，更包含一部不見於目錄的《救護月食經》。《救護日食經》的經文內容與原為第七十九函《雜阿含經》第五八三號「月天子」之段落相同；乾隆皇帝刻意以《救

87 《長本上諭檔》，乾隆三十七年，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88 《乾隆朝上諭檔》，冊7，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初十日，頁282。

護日食經》取代了「月天子」故事，還特別標示了敕譯日期。而「月天子」故事由漢文譯作滿文，復移至《救護日食經》之後，冠上《救護月食經》之名。雖然《救護日食經》的情節、架構和《雜阿含經》第五八三號「月天子」相似，但卻另有其蒙古、藏文版本源流。《救護日食經》與《救護月食經》並列合而為一，亦和蒙古、藏文大藏經收入的形式一致。

乾隆皇帝與《救護日食經》的密切關係充分顯見於此經的譯編過程，這是他高度參與全藏製作的表現。救護日、月食乃朝廷重要儀典，向為清帝重視，日食甚至影響乾隆皇帝退位的時間點。他於出現二次日食的乾隆四十年敕譯《救護日食經》，進而重新調整此經在全藏中的角色位置，反映編譯《滿文大藏經》確有實用性目的，亦顯現他的性情特色。

〔後記〕

本文最初發表於「兩岸故宮第四屆學術研討會——乾隆皇帝的藝術品味」（2013.11.9-10），感謝北京故宮博物院邀請與會，以及評論人嵇若昕教授賜告修改建議，並且得以向北京故宮研究員朱賽虹、章宏偉、春花等專家請益。此次復承蒙三位匿名審查人肯定此課題具有價值，惠賜具體修改意見，筆者受益匪淺。寫作過程中，得到匈牙利蒙古學學者 Kápolnás Olivér 提供各種蒙古文譯本資料，以及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鄧頤謙同學提供藏文譯本資料，並協助判讀內容，才使得本文視角能夠進一步擴展。又本文為科技部研究計畫「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滿文大藏經》與滿洲佛教系列之二：初印本與重印本比較研究」（計畫編號 102-2410-H-305-014，2013.08.01 至 2014.07.31）之部分成果，感謝科技部對本課題的支持。計畫助理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研究生謝志宏於拍攝本文之主題經典時，發現朱印經文出現擡寫情形，筆者始展開此考察歷程。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館提供優良的研究環境，開放使用《滿文大藏經》重印本及原印本縮微片，本課題才得以順利進行；故宮滿文研讀班學員博學且熱心，不吝惠予筆者灼見，於此一併致謝。惟內文粗疏之處，筆者仍負全責。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明)李東陽等纂修,《大明會典》,臺北:東南書報社,1963。
- (清)徐珂,《清稗類鈔》,北京:中華書局,1984。
- (清)高宗敕撰,《五體清文鑑》,北京:民族出版社,1957。
- (清)崑岡等纂修,《大清會典事例》,臺北:啟文書局,1963。
- (清)黃六鴻,《福惠全書》,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四庫未收書輯刊,輯3,冊19。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雍和宮管理處合編,《清代雍和宮檔案史料》,北京:中國民族攝影藝術出版社,2004。
- 趙爾巽纂修,《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98。
- 《內閣大庫檔案》,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明太祖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
- 《長本上諭檔》,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乾隆朝上諭檔》,北京:檔案出版社,1991。
-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
- 《欽定禮部則例》,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
- 《滿文大藏經》,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2。
- 《龍藏經:清康熙朝內府泥金藏文寫本——經文之部》,新北市:龍岡數位文化,2011。
- 《雜阿含經》,《大正新脩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冊2。
- Chandra, Lokesh ed. *Mongolian Kanjur*. New Delhi: Sharada Rani, 1973-1979, vol. 147.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明清史料》(內閣大庫檔案資料庫),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五譯合璧集要》,收於 *Pentaglot Dictionary of Buddhist Terms: in Sanskrit, Tibetan, Manchurian, Mongolian and Chinese*, edited by Raghu Vira, Delhi: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Indian Culture and Aditya Prakashan, 1961。
- ### 二、近代論著
- 巴博編,《臺北版西藏大藏經》,臺北:南天書局,1991。
- 王家鵬,〈乾隆與滿族喇嘛寺院——兼論滿族宗教信仰的演變〉,《故宮博物院院刊》,1995年1期,頁58-65。
- 宇井伯壽等編,《德格版·西藏大藏經總目錄(上)》,臺北:華宇出版社,1985。
- 卓日格圖編,《漢藏蒙對照佛教辭典》,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

胡進杉，〈乾隆宏願，法寶明珠——《清文全藏經》〉，《故宮文物月刊》，261期，2003年12月，頁36-46。

章宏偉，〈《清文繙譯全藏經》書名、修書機構、繙譯刊刻時間考〉，《法鼓佛學學報》，2期，2008年，頁311-355。

荻原雲來編纂，《漢譯對照・梵和大辭典》，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

榊亮三郎、西尾京雄編，《翻譯名義大集：梵藏漢和四譯對校》，京都：臨川書店，1998。

新文豐出版社編輯部編，《新編縮本乾隆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8。

蒙古甘珠爾・丹珠爾目錄編輯委員會編，《蒙古文甘珠爾・丹珠爾目錄》，呼和浩特：遠方出版社，2002。

趙小琴，〈館藏《清乾隆版大藏經》述要〉，《圖書館》，2000年5期，頁72-73。

羅文華，〈龍袍與袈裟：清宮藏傳佛教文化考察〉，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

Vira, Raghu ed. *Pentaglot Dictionary of Buddhist Terms: in Sanskrit, Tibetan, Manchurian, Mongolian and Chinese*. Delhi: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Indian Culture and Aditya Prakashan, 1961.

〈月天子〉，《佛光大辭典》<http://etext.fgs.org.tw/etext6/search-1-detail.asp?DINDEX=2024&DTITLE=%A4T%A5%FA%A4%D1%A4I>，檢索日期：2014年7月31日。

佛教藏經目錄數位資料庫 <http://jinglu.cbeta.org/suttapitaka.htm>，檢索日期：2014年7月31日。

《救護日食經》Research Material for the *Manchu Buddhist Canon*，<http://buddhistinformatics.ddbc.edu.tw/manchu/images.php>，檢索日期：2014年1月5日。

《雜阿含經》，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http://www.cbeta.org/result/normal/T02/0099_022.htm，檢索日期：2014年7月31日。

〈羅睺羅阿修羅〉，《佛光大辭典》<http://dictionary.buddhistdoor.com/en/word/63888/> 羅睺羅阿修羅，檢索日期：2014年1月3日。

Catalog of the *Manchu Buddhist Canon*. Accessed January 5, 2014. <http://buddhistinformatics.ddbc.edu.tw/manchu/catalog.php>.

Research Material for the *Manchu Buddhist Canon*. Accessed January 5, 2014. <http://buddhistinformatics.ddbc.edu.tw/manchu/>.

The Qianlong Emperor and *šun be jetere de hūlara nomun* in the *Tripitaka in Manchu*

Lin Shih-hsuan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Abstract

Manwen Dazang jing (*Tripitaka in Manchu*) 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ultural enterprises of the Qianlong emperor. The entire text is in Manchu, and only twelve sets were printed at the time, with few circulating down to the present day. In principle, *Tripitaka in Manchu* is a translation based on Chinese texts, but for some translations, it is uncertain which Chinese text served as the basis. The number of texts and the record in the table of contents also differ. As a result, there is little consensus on the recorded number, and even the page numbering cannot be determined with certainty. Consequently, modern scholars only have a quite limited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cess behind the translation and engraving of this Tripitaka along with its sutra contents. Fortunately, in 2002, *Tripitaka in Manchu* was reprinted in Beijing, giving scholars an opportunity to gain a comprehensive and overall understanding of the Tripitaka.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also has in its collection 32 cases of the Tripitaka and purchased two copies of the reprint to provide scholars with a convenient setting for conducting researc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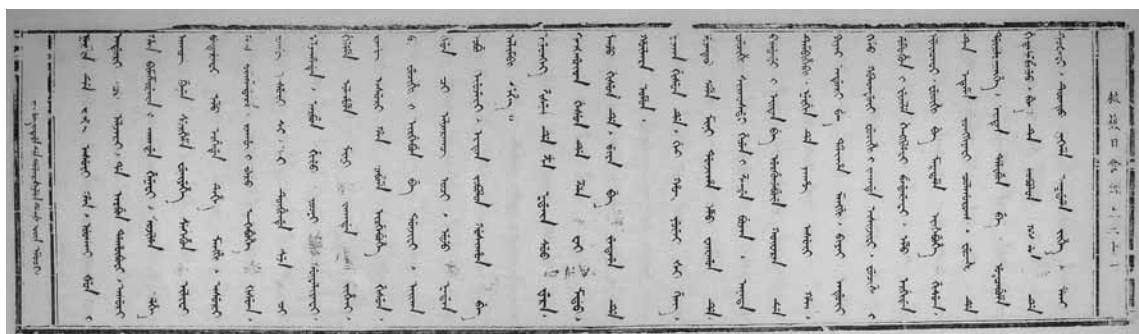
This study examines one of the texts in the Tripitaka, *šun be jetere de hūlara nomun* (*Jiuhu rishi jing* 救護日食經 [Sutra of the Solar Eclipse for Salvation and Protection]), for which no corresponding Chinese sutra has been found. The author has discovered that in addition to this sutra, there is another *šun be jetere de hūlara nomun* that is not found in the table of contents, hence the impetus for the study of this text. With further research, the author has discovered that the sutra was translated on 16 December 1775, in which year there appeared two solar eclipses. The Qianlong emperor not only ordered the translation of this sutra into Manchu, he also rearranged its location in the Tibetan Tripitaka. This matter concretely reflects the high level of his participation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Manchu Tripitaka. A review of salvation ceremonies and imperial decrees at the time also further testifies to how solar eclipses had a major influence on the Qianlong emperor.

Keywords: Qianlong, *Tripitaka in Manchu*, Qing translation of the Tripitaka, *Rishi jing*, *Yueshi jing*, solar eclipse for salvation and protec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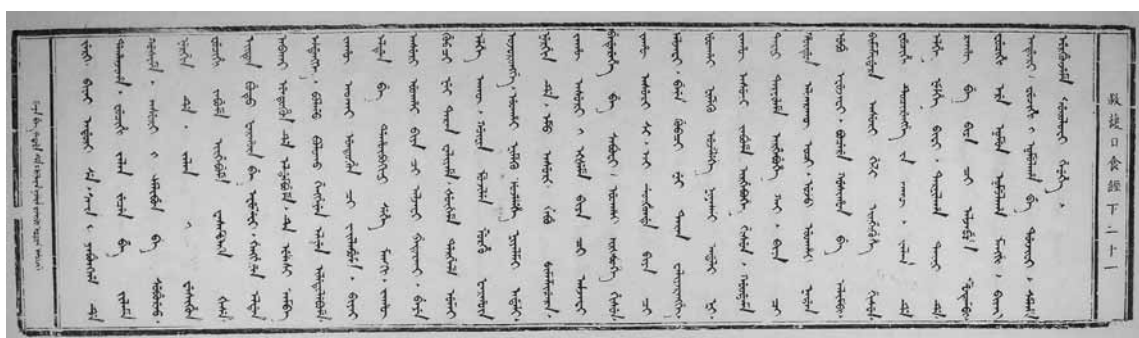
(Translated by Donald E. Brix)



下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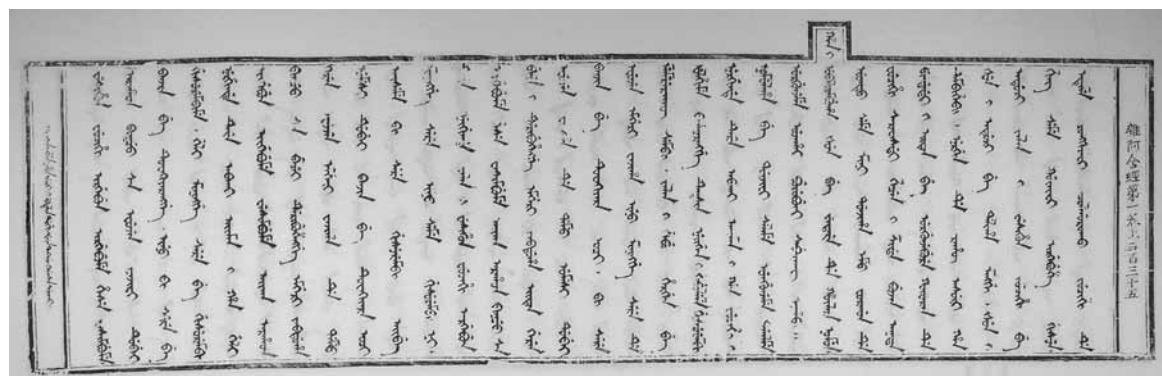
上二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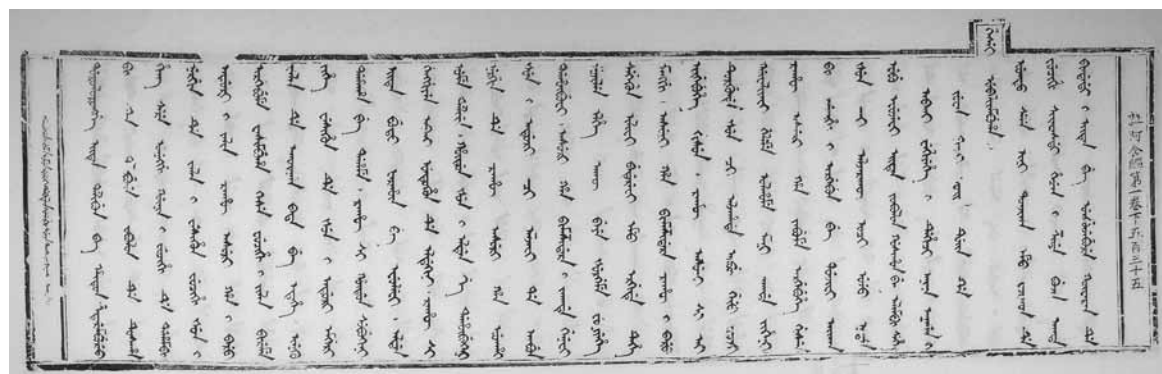
下二十一

圖1 《滿文大藏經》重印本 第52函

《救護日食經》頁下二十至上二十一 邊款仍寫作前一經名《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救護月食經》頁上二十一至下二十一 邊款仍寫作前一經名《救護日食經》



上五百三十五



下五百三十五

圖2 《滿文大藏經》重印本 第79函 《雜阿含經》第583號「月天子」 頁上五百三十五至下五百三十五

十月三十日

奏副



026622

欽天監 奏十二月初二日日食由

欽天監謹

奏為日食事臣監欽遵

御製數理精蘊推算得乾隆四十年乙未十二月初一

日甲辰朔日食

京師日食一分四十七秒已初二刻六分初虧已

正一刻五分食甚初初刻六分復圓及

盛京山東山西朝鮮等五省俱見食惟福建江西

湖北廣東湖南廣西貴州四川雲南等九省俱

不見食併浙江江蘇安徽河南陝西甘肅等六

省俱見食不及一分今將食限分秒時刻方位

併各省見食分秒時刻例應先期奏

聞謹繪圖恭呈

御覽伏乞

勅部照例頒行直隸各省一體救護其福建江西湖

北廣東湖南廣西貴州四川雲南等九省俱不

見食併浙江江蘇安徽河南陝西甘肅等六省

俱見食不及一分俱毋庸救護等因已於本年

七月二十七日題本月三十日奉

旨知道了禮部知道欽遵在案今臨期理合繪圖進

呈再日食坤輿總圖及圖說一併恭呈

御覽謹

奏於乾隆四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奏本日奉

旨知道了圖留覽欽此